圆桌讨论：美洲峰会真的只是场作秀吗 ？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7-0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8857&idx=1&sn=73fa1b5500816242b767fcbed967bdfe&chksm=8bb01398bcc79a8e47efe5014ca273aac8ce74b6465e52746e466d988f3288a875c3325bf3f9&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95)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马   可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研究员

              巴西圣保罗大学心理学 博士

主持人何婕：我们先把眼光往前推，美国把拉美当做自己的“后院”，也就是张老师在演讲一开始就说的“门罗主义”之前，那个时候的拉美是怎样的？

张维为：“门罗宣言”或者“门罗主义宣言”是1823年发表的。

（备注：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了由约翰·昆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有关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即后来被称之为“门罗主义”。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

但在之前一些拉美主要国家包括阿根廷、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等都开始宣布独立。那么它们的宗主国，就是欧洲国家除了西班牙也有法国，它们确实想干预的。我想有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就说我们不干涉你们欧洲，但你们也不要来干涉我们美洲。但实际上是美国看到了机会，它觉得它要影响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那之后你就看到我前面提到1846年的美墨战争，美国是大胜拿到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主持人何婕：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利用不让欧洲人来干涉拉美这些国家的独立，把自己的影响力嵌入进去。所以同样的问题也问一下马可。

**拉美的资源去了哪？**

马可: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比如说1823年美国的总统门罗，他制定了这个理论，基本的口号是“美洲人的美洲”。起初它更像是对欧洲殖民化的一种防御。但在那之后，它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美洲”。在1871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它是一个大国的时候，它首先要试图开发和支配的领土是它自己国家周围的地区。因此，从1898年到今天，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被美国直接和间接干预了几乎有60次的政权变化。它通常还与当地右翼精英勾结在一起。这的确是我们地区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不仅仅是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大国用各种战略来支配我们的国家。在当地还有一些盟友。一些右翼精英，他们今天仍然喜欢住在迈阿密，而不是圣保罗、墨西哥城或波哥大。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实，他们在我们国家和市场上自然开采的大部分利润，都给了美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给我们国家的人民。

主持人何婕：刚才两位都说到了，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门罗主义”出来，美国找到了介入拉丁美洲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马可也说一开始是美洲对欧洲慢慢就演变成了拉丁美洲对美国，所以我想听听张老师您再给我们分析一下，200年的经营时间，通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嵌入、渗透，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以往的影响力，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美国有一个很优秀的作家，写短篇小说的，叫欧·亨利，他创造一个词叫“香蕉共和国”。它特点就是什么呢？在一个国家里面基本上就一种产品，是专门针对美国的。香蕉当时是需求比较大，就给美国生产，单一的经济，背后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然后”香蕉共和国“政治非常腐败，政权非常不稳定，美国当时就希望这样。

主持人何婕：您刚刚说拉美国家的特点，是它本身的特点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一种局势，还是说因为美国比较多的介入影响的？

张维为：美国介入非常深。首先经济全部是美国控制的，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从哥伦比亚这一路一直到危地马拉到墨西哥，整个毒品线，实际上美国是世界毒品最大的市场，还有毒品合法化了。然后它却说你们给我供应毒品，我要掐断你这个供应线。这个毒品一泛滥之后，整个的社会治安就非常差，各种黑帮就非常泛滥。所以这都是今天拉美很大的问题。

马可：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被选为总统，一个非常进步的总统，他试图在智利建立社会主义。他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非常进步的改革。他将铜收归国有，直到今天，铜仍是智利的主要自然资源。这已经足以让当地的一部分右翼精英和美国组织发动政变，杀死这位由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总统。几年内他们在智利杀死了大约4万人，以剿灭左派，剿灭所有与独裁政权对立的力量，实际上这个独裁政权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

主持人何婕：对。美国总而言之不想放弃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我们再看这一次的峰会，这次峰会可能是拉丁美洲国家第一次那么集体而又大声地对美国说了一个“不”字。所以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刚刚也说了，这一轮的浪潮间隔不到10年，它马上就又来了左翼的浪潮，这段浪潮它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它内生的动力够不够大？

张维为：拉美国家我叫反美左翼浪潮，一浪接一浪的。但这次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跟上一次的时间非常近。就过去我们讲10年一个周期，现在是两三年，它新的一波又来了。背后就是我觉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国际关系中依附体系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体系的关系。我这个美国，使你不发达部分，通过各种各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渗透，使你永远发展不起来。所以就是不停地美国支持右翼政府，右翼经济又搞不好，搞不好左翼又上来，就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是拉美的情况。

主持人何婕：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是您刚刚说的苦美久矣，这种情绪反弹很厉害。这个反弹的力量足不足以持续到他们最后可以和平地找到自己的路，还是您觉得这波过去了可能还会有左右之间的拉扯？

张维为：我跟拉美智库有些交流，我过去总结过的，如果是左翼执政的话，你看民调下边就偏右的偏多。如果是右翼执政下边偏左的民调（偏多）。换句话说大家情绪性都非常强，对抗得很厉害。所以拉美就出现一个高度的民粹主义的政治。民粹主义有时候决策不能非常理性，所以就跌宕来跌宕去。但这一次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么大面积的体量的左翼的崛起。第二背后中国的影响不得了，你的投资在那，你的贸易在那，你的产品在那里，你开的商店在那里，美国人没法比。但是美国对右翼精英还是有影响。

主持人何婕：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影响就是告诉大家，是可以通过和平、合作的道路去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张维为：就是我那次跟印度学者维贾伊·普拉萨德讲的，他提出来，他说现在看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同意这个观点。那么现在中国真的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很多国家具有非常大的启发。

主持人何婕：所以我也要问一下马可，可能在拉美地区的思想界，它对美国会有诸多的批判，可能对自己的现状也有诸多的认识。但我很想知道作为普通人，拉美地区的普通人他怎么来看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或者说怎么来看自己的国家要走一条自己的路，那种内心的迫切性是怎样的？

马可：我们有许多反抗的浪潮，许多浪潮试图让我们的人民找到独立的道路。在巴西，在1961年之前是新总统的选举。若昂·古拉特成为总统，他也非常进步，也再次尝试提出改革。在1964年之前，人民一直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和改革，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当地的右翼精英们再次组织了反对总统的政变，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巴西经历了20年的独裁统治，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遭受酷刑和其他的苦难。从1959年的古巴革命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1979年有尼加拉瓜的革命。但这些尝试大多又被美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当地的右翼精英们粉碎了。然后到上世纪90年代，从1989年阿根廷开始，至少到1999年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10年。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所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合的紧缩政策，所以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削减福利，如教育、卫生等等。而在这10年里，经济表现都很差。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开始重组人民的革命，然后有了进步的浪潮，有人称之为“大潮”，从1999年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总统当选开始，然后有卢拉2002年当选巴西总统，2003年阿根廷的基什内尔，然后有许多总统当选，但在2012年和2013年美国再次进行反击，然后有一系列的政府受到制裁，特别是委内瑞拉受到制裁的严重打击。而在2016年巴西也经历了政变。但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浪潮。我们已经有了，阿根廷、墨西哥、秘鲁、智利。

主持人何婕：所以您看他刚才说这么一轮又一轮的左翼的浪潮，可能每次浪潮的发端都是发自于不同的国家，慢慢地都会席卷到一个更广的范围。其实这不光是政治人物发动的这个浪潮，它的背后还是有群众的基础。所以其实拉丁美洲地区的群众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呼声其实是很大的。但问题就在于美国在这里的渗透和影响还是那么的深。所以就很担心未来会是怎样的。

**阿根廷再一次为美国“买单”**

张维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阿根廷现在是左翼执政，实际上阿根廷领导人非常清楚它们的问题来自于美国，美国长期地“薅羊毛”。金融危机一场接一场。所以阿根廷它非常希望和中国发展关系。阿根廷总统今年也来访过，这个都很好。我们现在跟它，就是在中阿贸易中，我们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个比例已经比较高了。因为阿根廷资产富裕得不得了，各种各样资源，牛肉、大豆，质量都非常非常好，但国家富裕不起来。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右翼精英里面还有一批人根据过去的各种的安排，一定要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式来还美元的债。结果你看现在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又在提高利率了，今年阿根廷货币通货膨胀率超60%了，关键它经历过好多次，但是还是不停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背后就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培养的叫“第五纵队”也好，其它力量也好，就是不让你顺利的扭转到一个新的方向。

主持人何婕：而且由于拉丁美洲离美国太近，所以它薅这个羊毛其实更方便。您刚刚说到的“第五纵队”，我们说渗透也好，远比在其它一些国家经营的要方便。事实上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种盘剥攫取不光是资源，您刚刚说了每一次金融发生危机。最后影响的都是拉丁美洲。我们先把在线上等候的观众也引进来，他们也有问题要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提问。好，这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若美国霸权崩溃**

**新的国际秩序能否顺利建立？**

张涵：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的名字叫张涵，我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我的问题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和科技霸权。目前这三个霸权的力量都在相对的衰退之中。我的理解是如果美国的霸权一旦崩溃，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并建立的，而历史上一般就是旧秩序的崩溃之后到新秩序的建立，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漫长且痛苦的。如果美国的霸权崩溃之后，这个世界能不能如愿顺利地建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秩序，还是说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建立这种秩序，让整个世界只能回到十九世纪那种列强林立的一种“丛林状态”。

主持人何婕：好，这位朋友谢谢您的提问。也就是说既然美国的霸权对世界来说还比较重要，看上去它好像还维持了一定的秩序，那么好像还是让这个秩序维持比较好，这确实是一种声音。

张维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美国主导的秩序，它什么时候想整你就什么时候整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实际上我们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是受益最大的国家或者之一，多数国家不是的。因为一个是我们国家本身的强大，包括止战能力，另外我们是高度独立自主的，多数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

习主席就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出现了。中国相对而言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而且因为中国的存在，否则早就不知道打多少战争了。

主持人何婕：就像这位朋友提问的，可能会有摩擦、交锋还有碰撞。但对中国来说要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做世界和平的一个稳定器，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同样的问题来听一下马可的观点。

**发展中国家的联盟**

**怎样才能走下去**

马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现在我们拥有了以前没有的核武器。当然，美国意识到，通过经济手段，他们无法阻止中国。他们不可能在与中国的比赛中获胜，他们知道的。所以这是最大的担忧，因为他们可能会尝试更激进的方法来阻止中国和整个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建立地区平台，拉加共同体，金砖五国，非洲联盟，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么多国家中，中国至关重要，要么中国参与到平台中的一方，要么与这些平台建立着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强这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地区平台，我们就不会强大到足以应对美国以及现在称之为“北约十国”的这些国家，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主持人何婕：马可说其实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想可能很多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确实是看到当一些霸权它马上要衰落的时候，它有很多的不甘心。所以回到我们聚焦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美国如果看到尤其在这次美洲峰会上，它感受到的来自于拉丁美洲国家的这种抵制，反对的浪潮。它如果感受到自己在“后院”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的时候，它会不会用更强力的某一些的手段要去控制这些地区？它还有什么工具可以用吗？

张维为：我最近注意到实际上美国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甚至右翼的知识精英，现在比较多开始谈的，就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要做点让步了。也有人说跟中国也要和解。因为最近我又看到尼亚尔·弗格森他讲的这个，就是应该和中国联合。

实际上你仔细看，包括布林肯最近讲中国整个的概述，美国的新战略，他实际上在语气上就缓和了很多很多。甚至包括这次在香格里拉新加坡防长会谈，你看出来美国的口气没有过去那么硬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跟中俄两线作战根本吃不消。所以我们这一直讲这个观点，美国是最承认实力的。然后你需要通过交锋达到更好的交流。这样我想和平反而就更有保障。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王毅外长讲这番话的。当中俄两个国家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美国没有办法。但是往往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小国家。因为它可以随意挑一个东西，挑起一场小战争小冲突，这个是很容易的，它一直这样做的。

主持人何婕：所以如果我们把拉美看成一个完整的地区来看，美国要在整个地区里面要形成一种态势，恐怕有点难。但是就像您说的，如果挑动其中的某几个国家，他在那几个国家里要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布局，完全没有问题。

张维为：我想它是想挑起一个冲突，这个冲突能够造成就是一个是经济上它的资金可以回流。然后造成种种的不稳定，但是不能到完全失控。

主持人何婕：所以就像您说的，美国可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在拉美问题上也是。好，我们再来看后面还有哪位朋友要提问，欢迎这位朋友，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美洲峰会真的只是场作秀吗 ？**

唐嘉正：好的，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唐嘉正，是华南理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的问题是这次美洲峰会各国都在哪些提议上达成了一致并准备实施，又对哪些提议的分歧比较大？峰会上面，美国遭遇了冷场，而相反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持续升温，这背后反映着拉美国家对中国一种怎样的期待呢？谢谢老师。

主持人何婕：好，他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到底这次美洲峰会上还有哪些是有共识的，领域在哪里？

张维为：我看到的报道，包括英文的报道，一般都认为是个失败。因为很简单，首先你三分之一的国家元首没有来，从来没有过的。第二，它有两个核心的议题都没有形成共识。一个就是难民问题，因为中美洲很多难民通过危地马拉、墨西哥进入美国。然后拜登特别希望做一个安排，让你们分担一下，我给你点钱，你们把他们稳在那。结果这里面核心的国家是墨西哥，因为随便哪里走，之后都要通过墨西哥。但墨西哥总统都不来，派个外长，外长去骂美国的。所以这样一来以后这个就没有成果。第二就对付中国，他提出的叫“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那个方案，方案里边一点点的实质内容都没有，所以总体上是一个作秀，但是也没有做好。



当地时间2022年6月8日，《纽约时报》称，当总统拜登8日抵达洛杉矶准备主持这场峰会时，一支由数千名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伍正试图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提醒东道主对该地区移民问题的关注。

图片作者:人民视觉

主持人何婕：好。连作秀都没做好，这个是张老师对美洲峰会的一个论断，来听一下马可的观点。

马可：如果有35个国家，12个国家的总统没有出席，那你很难达成共识。他们唯一试图达成协议的，具体有讨论到的是，所谓的非法移民到美国的问题，主要是从美国边境以南的国家来的。但猜猜他们是哪些国家，墨西哥，在美国的南边界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这是中美洲国家。这些国家都没有派总统来。那么如果这些要对非法移民负责的国家不在，你怎么能就非法移民问题达成共识呢？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实际上就是宣布了一个19亿美元的项目，来试图解决中美洲的这些问题。但最近拜登也尝试在国会批准一项40亿美元的计划法案，却没通过。因此，美国的这一声明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而不是真正要实施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对于俄乌冲突，美国已经批准了500多亿美元来购买更多的武器，加剧乌克兰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也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你看我们今天从美洲峰会的失败来看拉丁美洲新一波的反美的浪潮。其实拉美真的是一片您刚才演讲中说是神奇的土地，你看在它这片土地上生长了那么好的风景，那么丰富的资源，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拉美的文学家、诗人，深深地影响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包括还有他们的艺术作品、绘画、音乐等等，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照理说它应该走出一条非常好的发展的路。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因为历史的，因为地缘的关系，离美国太近，被美国深深地渗透和控制。但是还是非常期待最后他们能找到自己的路。好，非常感谢张老师，也谢谢马可，谢谢我们的观众。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11月09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